

母親的話

楊 筱 夢

親愛的孩子：

這幾天，媽媽劃着你的誕生。你爸爸儘日忙着；惦念你，記掛我，却不得空回家。昨天他信上說：「孩子，乖乖地聽話，在你的宮殿裡多玩兩天，別鬧你媽……等爸爸回去再出來，否則你媽沒人照應。你是窮孩子呀，要體諒窮家庭的苦，才是可愛的孩子。」

說實話：我從來不喜歡小孩，我怕整齊的衣服，潔淨的床單，被捏皺，被抓髒。我那些做母親的朋友常說：「太太，別太乾淨，過份乾淨，不會養孩子的。」她們的話當然不能作準。看吧：我毫無準備，你却來了！

起初，我不知是驚是喜？你爸爸握着我的手，喜形于色，他說：「孩子早來早成家，也好。」他溫柔地迫視着我，神色間似在徵求我的同意。

不久前，我辭去了原有的職務，正在尋覓新工作，你來了，成爲生活中的小累贅。我不能吃，不想動，成天像害大病。工作機會一次次在我眼前溜走。等我健康恢復，你已在我身體上漸露頭角。日漸加重的負擔，我開始變得笨重；外出時，必須加上「大」衣服掩醜，但是

你爸爸說：這不是醜——一個新生命的滋長，正是女性無限光榮。」

你加入這個家庭，也增進了一分活力。經年的工作，使我不習慣于目前的閒暇，有了你，我不再感到寂寞。你爸爸上班去，我便帶着你操作家務，讀書，上菜市……已顧不得外形的難看。

你爸爸每次回家，必問：「孩子好嗎？」我爲難他說：「哦，你現在疼孩子，不疼我了！」

他挨近我，輕聲說：「因爲疼你，才疼孩子呀。他是你的一部份。」他希望你是女孩。他說女兒是母親的化身。

快做爸媽了，我們還像孩兒般愛頑笑。他扭不過我時，便撫着腹中的你說：「唔，孩子，你媽媽真兇。告訴我：爸爸不在家的時候，她是不是要打你呢？」這樣，他如獲得同盟，親着那無知的你，向我勝利地笑。

孩子，你是一張白紙，不會知道世道的艱難困苦。媽媽因你，不能工作；單靠爸爸微薄的收入，在物質上，多少感到欠缺。譬如爲了迎接你的到來，媽媽得不時計算：小床啦，衣服啦，被褥啦……樣樣得從頭添製。經濟力量無能添新的時候，便把媽媽現有的改裝：于是，旗袍改成小衫，毛線外套織成小大衣……有一次，你爸爸感嘆地說：「唔，全是媽媽的舊東西！」然而，孩子，媽給了你，自己却沒有了。

自你在腹中開始蠕動，便是我新生命的萌芽。你爸爸最了解。我怕熱，不願寫作。他來信說：「簡

我們相約，每次回家要互相交出「一個『短篇』」，你若不寫，我也就擱筆。這事由我們的孩子作證……他深知：我不會欺騙純潔如玉的孩子。

你的小影子從此嵌入我的腦海。沒事時，我不由自主地按摸凸出的腹部，一如撫愛你紅潤皎潔的小臉。一種只有做母親才能領略的安慰與喜悅，透過新的靈性——我看到生命中燦爛的花朵。

這兩天，你越發不肯安靜。朋友問我：「妳怕不怕？人家說：生孩子像把肉撕開一樣痛。」一時，我答不出話。壓根我沒想過這問題。但我明白：任何「新」的代價，必須經過母體長期陣痛而後產生。

你爸爸離家時，怕我寂寞；經常猜測我在家做點什麼？「是不是又在給孩子做衣服呢？」他來信問：

孩子，你可知道，媽媽一針一線穿裁着，是編織「愛」的錦衣呀！

于是，我在我的眼簾出見了：是那個伏在我懷中，滿臉茸毛，饒頭饒腦，除吃就睡的毛頭。時而，又是會笑會哭，走兩步摔一交，擱着皮球，小兔不玩，而把我剛收拾停當的瓶瓶罐罐攤得滿屋的小頑皮。

「煩不煩？」我記起一位獨身朋友的問話。

誰都曉得我嫌孩子髒，怕孩子鬧，而今，我每逢瞥視着街上嬰兒車中戴着的小人兒，便勾劃着自己未來的孩子是怎麼個樣兒？是男，是女？像爸，像媽？我從衷喜愛那

群小生命。像深山中發掘鑽石，我從蘊藏的靈魂中探索到真理。孩子，因爲對你的愛，使我普及於其他生命；是你，燃點了我內在母性的光輝！

讀者注意

劃撥小常識

1. 本刊爲便利讀者交付訂款起見，早在臺灣郵政總局設立劃撥存戶，帳號爲「九〇二四」歡迎讀者多多利用。
2. 各地讀者交付訂款時，只要向當地郵局索取劃撥存款單一種（七月一日起已簡化手續改爲二聯式）連款交付郵櫃，並取回收據。
3. 撥款後約三日本刊接到郵局通知，即照寄刊。
4. 凡撥款訂閱者，其手續費（即匯費）由本刊負擔。
5. 但若撥款托辦其他者，該項撥款手續費請讀者自行負擔，應加付若干，請向郵務人員詢問後，連同撥款一併交撥。
6. 但十元以下之零星款額，請勿交郵劃撥。（蓋即使劃撥一元，亦照例要被扣繳匯費五角。往往有讀者撥付一元購小冊一本，被扣去五角，加上寄送郵費二角，本刊僅淨得三角矣。）故少額款請改購郵票附在信內寄來，十足通用。且較劃撥更爲迅速。
7. 本刊人力有限，托辦事項間或遲延（尤其在編校付印期間）請予原諒！